

國新氏國

四十之書叢

民治國的危機



國新氏圖書印刷公司出版

國民新聞叢書之十四

民治國的危機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出版

民治國的危機 全一冊

實價新幣十四元

(外埠酌加寄費)

譯述者 國民新聞社

發行人 黃敬齋

印刷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

分發行所 各地國民新聞分銷處



國民新聞叢書之一四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異軍突起之大日報

國新報

握輿論之權威 集新報之大成

內容

充實翔盡

報道

正確迅速

編排

新穎生動

態度

公正嚴肅

元	六	月	個	一
角	五	元	七	三
元	四	十	三	半
元	二	十	六	全

十六開大本，彩色印金封面，正文用重磅米色銅版紙，二套色鋅版精印，優美絕倫。圖文完全新起爐灶，與前時代圖書公司出版者截然不同。

·曹涵美畫·

金瓶梅

·第一奇書·

曹涵美先生傑作金瓶梅圖，不僅線條嚴謹，章法精密，除本報縱橫版按日刊載外，對於專集印刷，亦不惜工本，力求精湛。全書十集，分期編印，每集售中儲票十元五角。第一集至第四集業已出版，第五集至十集，於出版前預約，優待八折，每集八元四角，一次預定全書十集者，出齊後奉贈錦盒一只，每集於出版後儘先寄發。外埠掛號另加郵資三角。

國新報圖書印刷公司出版

民治國的危機

目 錄

民主陣綫的危機	一
民主陣綫的股鑒	八
英美會談的內幕	十四
美國記者虛擬的羅邱會談對話錄	二一
英美的難題	二五
羅斯福十大罪狀	三四
日幕途窮的邱吉爾	四〇
美記者的英美速勝方策	四六
美國援英與租借法案之影響	五一
美國的援英政策及其限度	六〇
美國的援英戰略	六七
美國租借法案與英國金融霸權沒落	七二

參戰前夜美國的動態·····	八〇
羅斯福戰敗後的對策·····	九〇
英國的危機就是美國的危機·····	九六
德蘇戰爭與英美的立場·····	一一五
以澳大利亞爲中心的英美對立·····	一二二
倫敦流亡政府羣·····	一三〇
太平洋上美國攻勢的假想·····	一三七
美國已無可彷徨乎？·····	一四〇
夏威夷馬來海戰中英美海軍慘敗內幕·····	一四七
瀕於危境的美領太平洋諸島·····	一五二
英美以汽油鑽石供給軸心國·····	一五六
戰後國際貿易政策芻議·····	一六四
戰後黃金問題·····	一七二

民主陣線的危機

自一九三九年九月二次歐戰爆發以來，以英美爲中心的所謂「民主陣線」，節節失利，大出世界人士的意外。時至今日，軸心與民主兩大集團的優劣形勢，已洞若觀火。德國在歐洲大陸所進行的閃電戰，略與夫去年十二月間日本在南太平洋上的驚人戰績，業已奠定了德日兩國分別在歐亞兩洲的偉業。民主陣線所遭遇的當前危機，是無可挽救的事實，這種軍事上所顯示的頹勢，如果無法挽回，那末世界的整個面目，必將重行改變，這是每一個對國際政局稍加留心的人所無法否認的。

一般的論客，都以爲民主陣線擁有廣大的領土，富豐的資源，和實力雄厚的軍力；反觀軸心國家，大都資源不足，縱使他們的機械化部隊能與民主陣線一戰，但須知現代的戰爭，經濟實爲決定戰爭勝負的最大要素，一個經濟資源不足的國家，憑他的士卒無論如何英勇作戰，幾械武器如何精良，結果祇有自取滅亡的命運。尤其可笑的是一般淺薄的左傾論客，他們更言之鑿鑿地捧出「馬克斯」的理論來，認爲當戰爭陷入持久的長途上，軸心國家的人民自必起來反對本國的政府，實行「社會革命」，於是軸心國家的失敗命運便注定了。這裏就產生了他們的「三段論法」：（一）當戰爭進行之初，民主陣線或將失利；（二）祇要戰爭能「持久」下去，軸心國家的資源日竭，人民生活痛苦不堪，「社會革命」必應時而起；（三）外敵當前，內亂頻仍，結果便宣告「總崩潰」。

粗粗一看，以上這一番話似乎很有理由，但按諸實際，顯見其錯誤百出了。第一，照他們所說，在初期戰爭時，民主陣線國家難免失利，那我們接着要問，所謂「失利」的程度究竟是甚麼限度，假使一國失去了大半的領土，就像德國佔領了歐洲大陸的廣大領土，日本將英美的勢力驅出南洋，這兩個資源不足的國家，現在都獲得了與民主陣線國家勢均力敵的軍需資源，他們也具有了「持久」作戰的經濟條件，敵我的優劣形勢，顯已轉變，「失利」的命運恐怕永遠要落在民主國家的頭上了。第二，共產主義的毒素宣傳，雖已彌蔓到全世界，但相信這種宣傳的人，十人中僅得其一；如在德國，希特勒主義早已深入每一個日耳曼人的心坎裏，如在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激發了每一個日本人的愛國熱忱，即使有少許左傾份子，在外敵當前的今日，國際主義，無論如何敵不過國家主義，所謂「社會革命」云者，無非是第三國際的「信徒」們夢寐以求的，「空中樓閣」吧了。第三，就以馬克司主義的理論來說，發生「社會革命」的先決條件，必是國內飢荒頻起，官僚地主交相爲惡，「社會革命」才乘機而起，軸心國家是這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他們在其各自佔領的區域內，努力進行經濟的建設，即如在東亞民族的共同努力下，經濟資源得到合理的開發與分配，人民安居樂業，飢荒何由而生？反觀民主國家，他們爲着自身的利益，驅使彼等之殖民地人民作戰，不惜運用甘言密語誘使幾百萬的弱小民族犧牲大好頭顱，來維持老帝國沒落的命運，假使一旦失敗，國內混亂，前途何堪設想，即使幸尙存在，俱各處殖民地的人民，在戰時爲其主人効命疆場，等到戰事結束以後，彼等根據羅羅邱宣言，自恃功高，自必紛紛要求獨立，到了那時，實行「社會革命」的，到不是軸心國家日德義，恐怕是民主國家的英美了。

「物必先腐而後虫生」我們必須明白地加以指出，民主陣線之所以失敗，不是沒有原因的，作者根

據客觀的事實，分析起來，不外乎下列諸因：

第一：所謂「民主陣線」，實在是近乎中世紀「十字軍式」的烏合之衆，參加此一集團的國家，本沒有共同作戰的決心，他們與軸心國宣戰，無非爲保持自身的利益，然而，這一集團的中間，難免也有利益衝突之處，名雖同盟，實則各懷鬼胎，同牀異夢，軸心國又何嘗不知道來利用其弱點，運用各個擊敗的策略，制民主國家的死命。

第二：民主陣線國家，雖然擁有雄厚的軍備，但以英美領土的廣大，要來對付東西兩個勁敵，實力顯有不足。當戰爭發生之初，他們原希望戰爭能延遲幾年發生，因爲當時英美的軍事準備，尙未完成，美國的兩洋海軍，要到一九四六年底才能完成，蘇聯年來雖積極從事軍備的擴充，但他如欲應付歐洲的德國，和防守西伯利亞的疆土，自然也感不足。

第三：就參戰各國而論，英蘇是兩個與敵人直接作戰的國家。先說蘇聯，蘇聯和英美，名義上雖站在一條戰線上共同作戰，實際上截至今日爲止，蘇聯還沒有放棄仇視英美的傳統觀念，因爲蘇聯是一個標榜社會主義的國家，他的立國基礎，是在推翻資本主義國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仇視一切形式的帝國主義，他的對外政策，是打破帝國主義的包圍形勢，俾得順利地完成一國社會主義的和平建設。在這一任務尙未完成的今日，蘇聯願與各國和平相處，一面驅使其第三國際的「信徒」們陰謀赤化全世界，在史太林的心目中看來，英美和德日，同樣是蘇聯的假想敵，所以史太林屢次發表宣言，力竭聲嘶地，向全世界的人仕說，蘇聯的作戰，僅爲保土。目前英美雖在歐陸和太平洋上同時對軸心國作戰，但蘇聯却始終對日保守中立，此雖史太林避免兩面作戰，而其最基本的原因，正如過去莫

斯科所屢次向全世界宣告那樣，蘇聯不願參加「帝國主義間的戰爭」。反過來說，英美統治者憎惡共產主義的心理，與對納粹主義的仇視，正復半斤八兩，英美援蘇，無非利用蘇聯來牽制德義，他們的結合，正如當年德蘇協定簽定的時候一樣，是矛盾的暫時妥協，而不是矛盾的永久調和。

第四：軸心國的對外發展，是基於本國的需要和環境等條件所驅使的。如日本，三島本是火山地帶，缺乏豐富的資源，而國內的工商業已發達到最高度，他們爲着自身的利益，惟有向外移民，尋求合理的生活。反觀英美，他們本是帝國主義的先進國家，他們擁有豐富和廣被五大洲的殖民領土，他們所恐懼的正是戰爭。譬如以英國爲例。英帝國的生命在於維持海上霸權和殖民地的安全，這在和平時候尚無問題，一旦戰爭發生了，以有限的艦隊要維護如此長度的海上交通線，防守各處的殖民領土，顯然是不可能的事，因爲兵力不足，他們惟有迫使殖民軍踏上火線，殖民軍犧牲頭顱，對於自身並無好處，難免要發生叛變的行動，此次太平洋之戰，新加坡所以如此迅速地陷落，殖民軍的厭戰，也爲其中的原因之一。

第五：參戰各國，大都抱着「互相觀望」的態度，不能步伐一致地對付敵人，而英國的狡猾外交，尤其給與世界各國以深刻的印象。當歐戰爆發之初，英法聯合抗德，但英國祇派了少數的遠征軍前往作戰，結果祇成爲法國單獨作戰的局面，美國素以「打擊納粹」爲己任，這時忽然宣佈中立，直到德軍閃電戰佔領了歐洲大陸，英倫的局勢岌岌可危，美國援英的態度才積極起來。蘇德衝突，英美如決心與德作戰，照理這時應該是英國反攻的絕好時機了，但狡猾的邱吉爾，却袖手旁觀。此次大東亞戰爭發生，英美互爭領導權，淪軍開入緬甸，倫敦亦大加反對，即就英美援淪而論，也各懷鬼胎。荷印對日作戰，原希望英美能全力援助，結果却成爲一個犧牲者，這一切，使各國對英美各具戒心，不敢寄以過份的信賴了。

總之一句話，軸心國爲謀自身的發展，爲改造不合理的世界，他們對英美侵略勢力而戰，而所謂「民主陣線」的國家，實力既不充分，內部復無法統一，他們的失敗命運是註定了。

再以目前的戰局而論，民主陣線的危機，祇有一天天加深，太平洋戰爭自荷印降服仰光陷落後，日本在東亞的地位業已奠定，仰光失陷，關係重大，即現在印度英軍總司令華維爾將軍，也說：「仰光及緬甸南部之失陷，終將證明較吾人在新加坡所遭受之挫折，尤爲重要。良以仰光不守之後，匪特吾人與友邦中國之交通，已受阻礙，抑且戰爭業已迫近印度門戶……」

今後日軍的軍事行動，或將在澳洲與印度洋同時進攻，攻澳的日軍已在新幾內亞登陸，澳洲的防禦工程及其軍事實力，據過去的紀錄來觀察，都很脆弱，難免重蹈荷印的覆轍。不過攻取澳洲，既可威脅英美在太平洋中的屬領，同時更可切斷英美在太平洋上的通路，但其形勢遠不如攻取印度之引起世人注目。方今世界各處，均已處於戰神的羽翼之下，陷爲火光滔天的戰場，而自印度向西越伊朗伊拉克以迄地跨歐亞的土耳其，這一帶包括「近東」「中東」的狹長地帶，却未遭受到戰神直接的威脅，民主國家爲着保持其自身的利益，不惜對此區諸國利誘威脅，運用其種種挑撥離間的技倆，以冀保持老大帝國的最後反攻根據地，故軸心國家尙不能於短期內摧燬民主國家對近東中東諸國的統治勢力，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勢將遭遇到相當的困難。何以言之，因爲這一帶地區，不論在軍事上，經濟上，以及交通上的重要性，足以苟延英蘇的國運。近東諸國如伊拉克・伊朗・和外高加索是世界著名的石油產區，亦是「東方寶庫」之區，同時又是控制地中海・北非・蘇彝士之戰略地帶。土耳其瀕達達尼爾和波斯波魯斯海峽，扼歐亞交通的樞紐，自去年九月二十五日英蘇軍隊武力侵入伊朗後，波斯灣便成爲英美援蘇的必經

路線。再說東方的印度，地處亞洲大陸的西南部，佔地一百八十餘萬方里，北連中國的西藏，那裏有天設的一座屏障——喜馬拉雅山嶺，長達四千五百餘里，平均高峯均在二萬尺左右，南瀕印度洋，成一尖角形，頂端爲錫蘭島，是印度洋的交通孔道。

今日的印度問題，正是英帝國最嚴重的問題：英國的輸出品，向以印度爲主要對象，而印度的農產品，有關英國的工業至鉅。此次英人如失去印度，便等於失去控制東方殖民勢力的中心。其三，自香港・新加坡陷落後，印度已成英帝國遠東最前哨根據地，同時也是英美在太平洋中的唯一根據地。以此而論，印度的存亡，實有關英國的命運，倫敦人士，對於印度問題，也就特別關切，他們寧願放棄荷印，撤退仰光，而防守印度，不惜付以重大的代價，這不是沒有原因的。茲分述如次：（一）自檳榔嶼和新加坡失守之日起，印度的錫蘭島，事實上已成爲英國在遠東最前哨的根據地，英國苟欲保衛印度洋交通線，並使最後反攻的希望不至完全瀕於斷絕起見，勢必不惜重大犧牲，保衛該島；（二）仰光失守，英美的援渝路線完全斷絕，今後渝府，惟有另在印度境內開闢新路，但倘印度失守，渝方所有希望，均告幻滅；（三）保衛錫蘭，對於維護紅海和波斯灣各港，不使侵入一層，亦居重要地位，民主陣線供給蘇聯及中東方面聯軍的接濟品，都須由該港運送。

據上所述民主國家的前途，真是十分暗淡，理由是：（一）日本自佔領新加坡後，事實上已控制印度洋，威脅錫蘭島的防禦，（二）印度的軍事設備未見充分，其中最大缺點是缺乏適當的飛機場，而日本在空軍上的優勢則足以控制印度全國，華維爾在荷印與時間競走，已告失敗，印度恐也難逃步上荷印的後塵；（三）印度內部，尚有種種無法解決的民族糾紛問題。蓋印度被英國霸佔已久，同時亦爲蘇聯

所策動革命的對象，終是英帝國的心腹之患，此次倫敦人仕爲討好印度起見，又思運用種種刁滑技倆，對印度開出某種空頭支票，但甘地對於英國的此種「優待」，竟表懷疑，認爲不妥，英國與印度間的民族仇視看來依舊無法獲得合理的解決，（四）印度國內，印度教徒與回教徒時起衝突，如果印度獨立，八千萬的回教徒必將起來反對國民會議派的統治，即在國民會議派的領袖中間，也各意見紛歧，以如此內部頗多問題的國家，如何來應付此項新形勢，實是頗堪注目的問題。

再就歐戰的戰局而言，德國在東線既然渡過了蘇軍的冬季攻勢，今後的戰局，自將日趨對德有利的形勢，誠如德元首希特勒氏所言：「敵人不能於冬季予吾人以打擊，吾人必將於今春予敵人以打擊，」而且今後的德軍行動，或向近東發動攻勢，與日軍會師於印度或阿富汗，如果軸心國此種雙管齊下的鉗形戰略，能够如願以償，則影響民主陣線的前途，將如何重大？軸心國既已控制自地中海經印度洋而至太平洋的交通孔道，英美的海上霸權無法維護，到了那時，民主陣線惟有被迫屈服了。

近東方面，土耳其地位之重要，已成今日世人公認之事實，因爲土國據有達達尼爾和博斯波魯斯兩大海峽，這二大海峽，銜接兩個大陸，成爲連接歐亞交通的孔道，同時又是溝通黑海與地中海的咽喉，掌握世界戰略與商業的重心，土耳其正因爲有着地理上的重要性，不論他傾向那一方面，誰便能握得近東的優勢，目前安哥拉政府雖然口口聲聲保持中立，但在今日的局勢下，要維持永久的中立，至爲艱難，據前幾天哈瓦斯社電傳，蘇聯對於伊朗，野心勃勃，準備將伊朗劃爲蘇維埃的一部，伊朗被佔，則土國的形勢更形孤立，到了那時，土耳其爲了自身，不得不有所決定了。

世界是多變的，英美稱霸全世界，已有悠久的歷史，時至今日，他們過去的偉業，恐如羅馬帝國的繁榮一樣，終將成爲歷史的陳跡了吧！（蕭郎）

民主陣線的殷鑒

我對於美國久已懷有一種深情，當我徘徊於他們都市的街道中，瞧見那些路人的面容，是如此底和藹可親，而且大半又是無憂無慮的，可是在這時，我心中又攪雜着一陣慘痛的傷感。

我自言自語的說：『這般美國人是多麼的僥倖啊！他們是多麼的自由啊！既沒有祕密警察竊聽他們的談論，也沒有炸彈威脅他們的家鄉，也沒有侵略軍隊來徵發他們充裕的食糧，翱翔他們天空的飛機是友愛而無敵意的，可是他們感覺自己的幸運嗎？他們可知道好景不常嗎？一年前英法兩國也有這種歌舞昇平的氣象，目下法國是淪陷了，英國的閭里已成廢墟了。』和我同樣目睹過許多災禍的人們，定會大聲地疾呼：『留神！嚴密地防衛你們的國家！如欲保持自由，務須自強不息！』

法國缺乏什麼？人力嗎？不差，我們的人口生產率的確低得很，可是這次戰爭不完全以人口之多寡來決勝負。機械嗎？不差，我們因機械之缺乏而戰敗，我們短少一萬架飛機和五千輛坦克車，以英法實業上的力量來購買或建造這些東西，原來是輕而易舉的，那麼爲甚麼不建造呢？美國能及時建造它國防上所必需的東西嗎？她有這種決心嗎？

就英法而論，在戰前，它們的軍事或政治領袖，沒有一個將國家處境之危險詳細向人民解釋，這就是第一個問題的答復。英國的邱吉爾和法國的萊諾確曾十分勇敢地警告他們的國人，可是這兩位先生都

處於孤立的地位，而執政諸公並不察覺且亦不願察覺這種危險，所以際此非常嚴重之秋，我們簡直沒有領袖，這真是悲痛的事實。

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之間，法國發現幾位領袖。普恩賽雖然有他的缺點，他畢竟是一位領袖，就是那些不喜歡他的人們也尊敬他。克里孟梭確然是軍事領袖的楷模，一九一八年，我在前線遇見他，那時候他來視察英國的軍隊。他是很威嚴的，支持在他的手杖上，多疑的他很粗魯的對付他的將領，他不信任他們空洞的報告，他要到戰壕裏去聽兵士在講些什麼，他要計算大砲的尊數，詳察防禦工程的實情，他的確是暴躁而惹人厭，可是畢竟他是一位領袖，他只信任自己，不信任別人。只會發號施令，不能算爲領袖，他務須隨時注意他的命令是否實施。部屬一察覺他們的領袖並不注意他們的行動，他們做事就不緊張了。

不幸在這次大戰中，尤其在戰前，民治陣綫找不到像克里孟梭一類的人物。我們的總統勒白翁是一位很勇敢的愛國志士，他也是一位極優良的炮手和工程師，無如他的視察不過是官樣文章的巡閱而已，他的部屬引導他視察他們要他看見的東西。萊諾不幸賦有律師的天資，他說過就算做過。自戰事爆發以還，據我知道，在最高文官處裏祇有兩位領袖，一位就是法國的杜屈蘭（Dautry），還有一位是英國的邱吉爾。

我的幾位英國朋友告訴我，邱吉爾在英國海軍部裏的所作所爲恰如克里孟梭之在法國，他往往高視闊步地踱進地圖室裏去訊問道：『有多少潛艇擊沉了？』如果海軍武官回答今天沒有，那麼邱吉爾就要大聲地叱斥：『我一定要有！』所以他的部屬都懼怕他，可是很崇拜他。

法國軍備部部长杜屈蘭，每星期化名搭夜車一次，在清晨三四點鐘出發，就到製造坦克車或重砲的工廠裏去調查經理和工人是否克盡厥職，可惜政府任用杜屈蘭還是在戰事爆發的時候。

況且我們的政治家，沒有一位能獲得全體民衆的尊敬。在戰時或在危急存亡之秋，民治國至少須有一位力能指揮各政黨的領袖，因此在緊要關頭，公衆輿論願接受他的勸告或命令。在這時候，內閣總理或總統，一旦選出後，須爲全國的而不是一黨的領袖，他的保衛國家的信念應如是之熱烈，俾得以激勵全民衆的愛國心。

自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間，在產生過許多特出人才的法國，爲甚麼找不到這種領袖？那就是因爲政治上的鬥爭已成爲法國的致命傷。在那個時期中，沒有人能統治各政黨。我記得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在巴黎的街道上，我看見過幾次遊行，這種舉動就造成內戰的氣象，站在人行道上的民衆相互怒目而視，大有動武之概，在言論方面或在報紙上，他們不復探求真理，他們只要閱讀或聆聽自己政黨的意見。

當公衆輿論糟到這般地步的時候，民治國的政府簡直莫知所從，只有以訛傳訛；提及西方兩大民治國與蘇義之關係，一個現實主義的法人應向自己提出以下的幾個問題：

「法國的利害關係在什麼地方？就法國而論，目下的德國是否是最危險的國家？蘇俄也許爲其他極權國所拉攏，這個傳說是否可靠？我們是否必須和蘇義修好？這件事能辦到嗎？要付多少代價？」

怎樣答復這些問題是無關緊要的，最要緊的事情是向民衆提出這些問題，我們要考慮事實，時以國家的福利爲念。可是我們的參議員和衆議員是否作如是觀？他們決不，有幾位說：「我們無求於蘇俄！」

「因為他們憎惡蘇俄，有的說：『切勿對義讓步！』因為他們痛恨法西斯主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外交上的準備並不如此，我們偉大的外交家待爾卡得了幾位大使的幫助，和各國修好。為欲達到他的目的起見，他往往不惜違反輿論的偏見。當待爾卡決定英法協商的時候，法國的輿論劇烈地抨擊英國。當英皇愛德華七世到巴黎來聯絡法國民衆的時候，最初在街道上他受到法人的輕蔑，可是他認為這種敵愾是困難的障礙，他着手使牠變為友愛的情感，畢竟他是勝利的。

自一九三四年以還，外國作種種宣傳，挑撥離間，於是法國左右派之間嫌隙日深，致使國內毫無合作之可言。政治上的嫌隙如是之根深蒂固，以致大多數民衆忘却他們國家的安全為無上的盟約，於是那個國家就處於極嚴重的危險中。

一個民治國內部一致的時候，牠才能有所作為，可是作國防準備的時候，牠的動作必須迅速。如果欲建造許多飛機，而只有空洞的計劃，那是無補於事的，我們必須於規定時期內落成之法國着手進行龐大的建造飛機程序不止一次，可是為甚麼飛機老是到得太遲？

第一，我們往往開始得太遲，討論一個新程序先費去許多時間，新國務總理或新參謀總長就職，一切又都要重做過。如果你們美國人要建造一隊能確保你們安全的空軍，選擇最能幹的人來負責，茲後你們不可更動他的地位，除非他犯了極重大的過失。

在法國，我們有官吏所組織的調查委員會以及執行委員會，不過他們不十分注意實業上的急需。採納一個計劃後，須經數月或數年之久，方才有大量生產。他們向小型工廠訂造大批飛機，這種工廠雖能設計極優良的飛機，可是沒有迅速作大量生產的設備。那些擁有作大量生產的機械和工作人員的工廠，